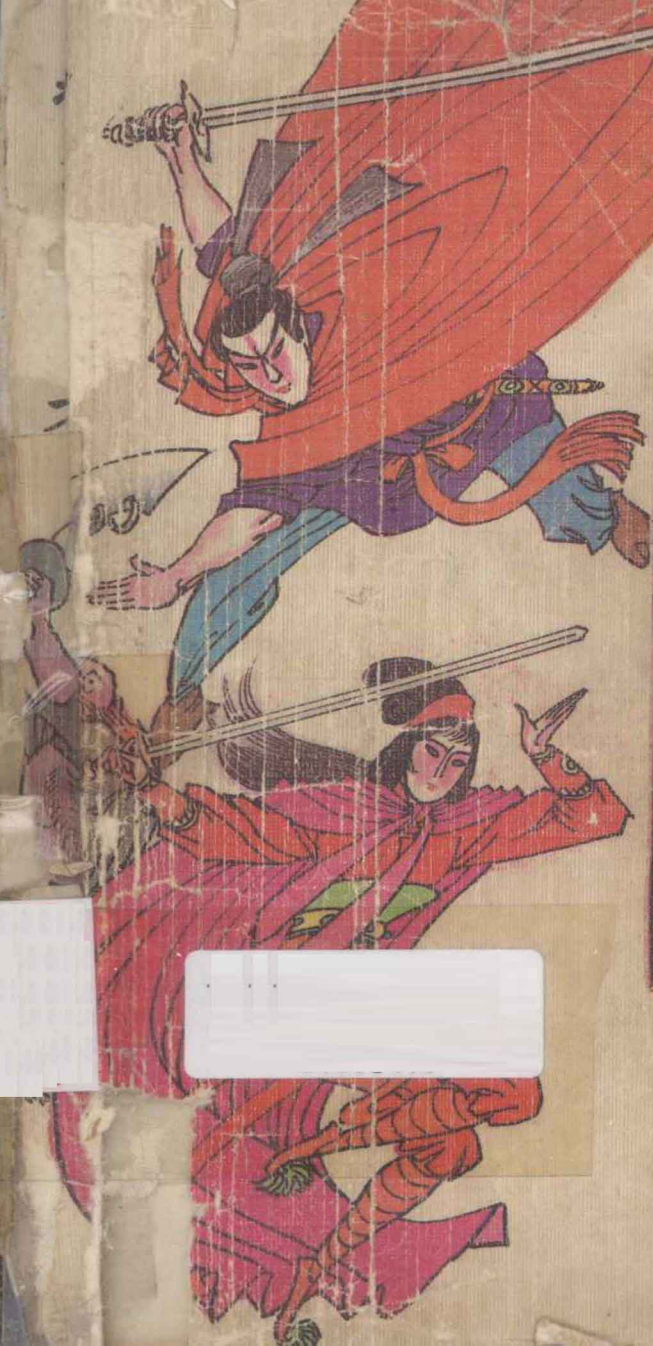


青龍燕鐵衣

三



青龍燕鐵衣

柳強陽著

第四十四章

深沉夜 何处归途

夜暗已经笼罩了大地，尤其山野林间的晚上更是黑得怕人；这里缺少人家的灯火，没有城镇里惯有的，比较持久而普遍的照明工具，因此那一片浓郁的黑暗，就更加沉翳得化不开了。

“虎林山”地势崎岖而又辽阔，山顶崖峰之处，偶有道观宫庵的一点星火明灭，却越发显出那种无奈的凄冷与孤伶，天上无月无星，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，黑得叫人心头起疙瘩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大家的眼睛全管不了多大作用，视物的差距有限——燕铁衣总算暂时求得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立场。

由眼前那一片白雾的朦胧，在此刻已经转成晕黑的沉翳开始，燕铁衣知道外面的天色业已暗了下来，他从逸出“长春观”外开始，便以他的“太阿剑”作为探路的引杖，就像一个真正的盲者一样，摸索着点点触触的探地而行。

他非常非常焦急，他晓得身后追兵即将赶来，但他心里尽管着急，却快不了，他不但要留意地形的高低起伏，更须摸清方向，他不能迷失，一旦迷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

也只是前行了盞茶时分，后面，已经随风飘来了隐约的人语声——其中包含了叱喝喊叫的喧嚣，兵刃的碰撞，以及，脚步的奔踏声。

燕铁衣看不见，否则，他将还会发现那点点的火把光芒。

任是春末夏初的季节，山间的晚上，仍然有着料峭的寒意，风吹来，冷栗栗的，拂在人身上，照样能叫人肌肤起粟。

只是摸索了这一段路，燕铁衣已然撞跌了好几次，当然他尚不至于整个摔倒，仍能在脚步踏虚，或身子滑落的顷刻间站稳，可是，衣衫却已挂破多处，身上的零碎擦伤也有不少。

他不在乎在他看不见的时候，有外来的袭击，因为任何动态的东西，都会带起风声，抑或使平静的空气波动，只要有这微不足道的细小异状，便能引起他的感应，从而做最迅速最适当的防范；但他却担心静态的事物，譬如说，现在，那里有一个坑，一道壑，一座悬崖、或是一片起伏的地形、他都不知道，而这些却全是安静的摆在那里，如果忽略了某些几乎不可发觉的征兆，便要吃上很大的苦头了。

燕铁衣小心翼翼的摸索着往前走，他不知道他已走出了多远，来到了什么地方，后面的追踪者所带起的音响仍然时续时缀，而且方位不定，一时在左一时在右，或许隔得很远，或许也就在附近，隔得较远的时候他仍照旧往前摸索，来近了，他便就地隐伏下去。

从来没有像这样充分的运用过他的官能感觉，他仔细的

聆听，用鼻子闻嗅，以肌肤的细微触觉来判断四周的事物，甚至他连汗毛的颤动，发梢的吹拂也极度敏感，当然，他也不会忘记“太阿剑”探路的功效。

燕铁衣一向明白眼睛的功能是如何重要，但是却从不知道竟然重要到这等地步，缺少了视觉的痛苦，简直不啻失去了大半的生命，非但彻底影响了半身的安全，更严重妨碍了生活的规则，生存的本能。

一个视力如常的人，将永远难以想像失明者的世界是如何悲惨，看不见蓝天白日，青山绿水，看不见花草枯荣，万物滋长，看不见有形的一切；那百丈红尘，那铜罄黄卷，那亲人的笑靥，芸芸众生的相，完全隐融进一片无边的黑暗或晕蒙中，甚至，连自己是什么模样也看不见，只能凭着触摸，凭着想像，而这却又多么隔阂，多么不切实际，又多么遥远。

燕铁衣总算深刻领受了这种痛苦，品尝了这种悲惨，尤其是，他在完全体验了这些之后，尚得在此种煎熬之下，艰辛的逃命！

天下之大，眼瞎目聩者尽多，可是，他们不见得都要在眼瞎目聩之后，还得费尽心力的在四面楚歌之下，亡命于荒山野岭吧？

燕铁衣如今遭到的是双重厄运——一个失去光明的人，一个强仇追杀之下的奔逃者！

他生平承受过许多艰险，许多次危难，但无可讳言的，这一遭，可算得上最惊心动魄的了。

也不知来到了一处什么所在，燕铁衣觉得这里的山风似乎刮得较为强劲，他刚刚伸出“太阿剑”往前试探，风声

里，已突然传来另一种声响——人在急速飞掠时的衣袂飘动声！

于是，他立即扑地侧翻，这一翻滚，背上与肋间的伤口又痛得他全身抽搐，几乎把一口钢牙咬进了下唇！

他感觉得到泥土的气息，草梗的芬芳，是了，草梗的芬芳，有几茎草梢摩娑着他的面颊，痒兮兮的，但他屏息无声。

衣袂震响越来越近，他躺在那里默默聆听——大约有十几个人，而且都是颇具武功根底的练家子。

他可以听到他们来到附近，也听到他们的行动逐渐慢了下来，像是经过了一番搜索，那些人就在那边不远处站住了，一个尖细的声音道：“不用再往前去啦，下面是个小坡，一目了然，鬼影子也不见一个，哪来姓燕的踪迹？”

另一个粗吐的嗓门叹了口气：“卓老大这一次可真不会笑了，临来之前，除了召集他自己的百多人手之外，又将‘长山双雄’、‘南淮五义’、‘牛犊岗’的白氏兄弟，及‘范家堡’的范门四杰全邀了来，就在‘长春观’，这些伙计们便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叫姓燕的摆平了一地，如今只剩下‘鹰岭七煞’以及我们‘青鹤教’的一千兄弟，唉，才一上阵，八字不见一撇，业已去了大半江山啦，这算什么场面？”

尖细的声音又道：“曲大哥，咱们‘青鹤教’就是咱们‘青鹤十英’这十个‘护坛’，在替全教抗大梁，教主一下子会派了我们来，可也真是担待了极大风险呢。”

那曲大哥沉重的道：“姓卓的许了教主不少好处，他与教主又是老交情，于公于私，教主也推拒不得，主要的是教主认

为姓卓的这次算计燕铁衣的手段十分周密，百无一失，他不须顾虑后果，这才答应派我们前来帮场！”

另一个鼻子像是不透气的闷室口音插了进来：“但眼下情势大变，完全不是当初预料的那么回事，万一姓燕的走脱了人，咱们固然不妙，教主也就更是吃不了，兜着走啦。”

曲大哥沙沙的道：“我这就正担着莫大的心事，姓燕的若是能够走脱，往后我们大伙可也别再想混了，‘青鹤教’不散伙也得散伙了，姓燕的一向有能耐，但谁也没想到竟是这么厉害法，真叫人不信，一个招子失明的人，居然仍有这等的高强本领……唉！”

尖细的声音也似是带着黯涩了：“‘海氏三妖’算是我们这次对付燕铁衣的有力奥援，如今海老大受创不轻，海老三也挺了尸，只剩一个海明臣还是囫圇的了，能否撑得住场面，也实在不敢乐观。”

那曲大哥像是发了会子愣，方才有气无力的道：“原本那‘海氏三妖’几乎就要得手了，明摆明显的场面嘛，姓燕的眼看着便得栽跟斗，谁知道他就有这么邪法，居然在一眨眼的工夫就反败为胜，不但占足了上风，更将‘海氏三妖’摆了个四平八稳，说起来，叫人心寒……”

窒闷的嗓门又插嘴道：“海老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那等可怜生的，倒和他先前的狂态横像完全不同了！”

曲大哥哼了哼：“手足情深嘛，他们对外人固然怪诞狂妄，但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亲兄弟，一旦有了折损，怎不伤心？这根本毫不足奇。”

咳了几声，尖细的声音接着道：“我看海老大海老二的样

子，对姓燕的业已恨入骨髓了，他两个一提起姓燕时的那种怨毒痛恶，咬牙切齿之状，看在别人眼里都免不了打寒噤！”

曲大哥沉沉的道：“这是一定了，弟仇兄报，兄耻弟雪，何况其中尚有一条性命的血债？如果姓燕的吃他们追上或围牢，海家兄弟必然豁死拚命了。”

那窒闷的口音道：“据海老大海公伯说，姓燕的也挂了彩啦，而且相当不轻，如今他双目失明，身负重创，又在这昏天黑地的深山荒野里，我看他能否逃脱颇有问题，更莫说他此刻所遭的罪了！”

曲大哥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点，口气也扎实了些：“赵五弟说得不错，这里地形复杂，崎岖险峻，非但莽林幽深，坎坷起伏，更且漆黑一片，莫说姓燕的瞎着一双眼，就连我们也难得摸清方向，他的确很不容易逃出我们大伙的追杀！”

尖细的嗓门道：“我们一共分成五组追撵姓燕的，而且大家都搜寻得相当仔细，姓燕的也不可能逃得太远，曲大哥，我看，我们的希望还相当大！”

那曲大哥仿佛在端详地形，他忽道：“走，哥儿们，往侧北方再搜！”

步履声响起，他们又像来时一样快，匆匆移向侧北的方位。

伏在地下草丛掩遮着的燕铁衣，直等那批人走远了，方才谨慎的自地下站起，他深深嘘了口气，静静的倾听了半歇，然后，他伸出探路的“太阿剑”，敲敲点点的走下了这片微倾的小坡。

“青鹤教”那干帮凶们所说的话，他听得十分清楚，心

里有着愤慨，也有着忧虑，另外还有点自嘲的嗟叹——这个“青鹤教”，他甚至不曾闻过名，想是江湖上三四流的稀松组合之属，但眼前，这个三四流的稀松组合居然也大马金刀，煞有介事的“追杀”起他来了，而他不是别人，却是名震天下的梟中之霸！

这可真是一种讽刺，一种讥诮，那两句俗话是谁说的来着——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受犬欺——如今，他不就正是这样的被描述着么？

非常迟缓却非常小心的，他下了这片小坡，一步一步往前挨着——边在摸索中前进，他一面耳听着每个方向所传来的任何一种声音。

荒野里，有虫鸣，有风拂，有草动，有不知什么小动物窜掠惊跃时，所带起的细碎声响，另外，尚有树叶枝桠在轻轻摇晃时，所传出的簌簌声。

前面，该有一片林子。

因为那阵簌簌声颇为密集，不是单株或两三棵树木所能汇合成的音响。

燕铁衣茫然的眼睛往前凝视着，他一脚高一脚低的朝林子的方向走去，他走得踉跄而吃力，但他希望这片林木能够供给他暂时的掩蔽。

林木的气息总是清新而带着那种夹生的，芬芳的，而且有一股森凉阴寒的感觉，燕铁衣一进来，便已知道他抵达了；用手抚摸着粗糙冷湿的树干，他晓得这片林子的密度不会太疏，除了枝叶摇晃的声音更为清晰外，这里的树干也相当古老了，大凡有着如此年代的树木生长之处，它的左近也

多是林木丛生的……

也只是刚刚喘了几口气，他已突然听到林外左边的另一个方位，有着疾劲的衣袂飘扬声，与物点掠空而过时所带起的风声传来！

燕铁衣立时攀树而上，摸到一条横虬的枝桠，拳缩着坐下，他的脸颊紧贴在树干上，“太阿剑”斜斜倚在肩头；林子很黑暗，燕铁衣明白一点，他看不见对方，但对方若想发现他，几乎也是相等的困难。

有人扑进了林子，听声音，约莫也有十几个。

在燕铁衣雾翳般的视觉里，忽然映显出略略泛着晕黄的光亮，好像透过混杂的水晶厚片，去望向远处的一团灯火一样——模糊而颤动。

他隐在树桠上，毫无动静，他晓得这是有人亮起了火把的原故。

于是，第一个传入他耳中的声音便是卓飞的：“操他的老娘，燕铁衣莫非真个化成一溜烟飘走了？”

回答的人是贺大庸：“不可能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必然逃不远，这鬼地方可供藏人之处甚多，天色又暗，姓燕的随便一躲，我们便不容易发现他了！”

卓飞气咻咻的道：“后山北麓我们几乎全翻过来了，也没见姓燕的鬼影，他还能跑到哪里去？”

贺大庸干咳一声，道：“说是搜得仔细，实则也不尽然，天太黑，谁知道他藏在哪个不为人见的角落里？我们反复的搜寻，至少也能吓阻姓燕的不敢往外闯，等天亮，看得清楚些了，我们再重来过，包能把他拎出来！”

卓飞暴躁的道：“娘的皮，上百条两眼明晃晃的大汉，居然比不上一个瞎子灵光，说起来就是一肚皮窝囊，真叫人从心底冒火三丈！”

贺大庸宛似在打量着林子周遭，他低声道：“卓老大，你可别学海家兄弟那样鲁莽，他们两个简直疯了，领着十几个人漫山遍野的跑，一边找，一边骂，一边骂，一边咒，凶神恶煞似的活脱两个癫痴，像这样哪能找得着姓燕的？人家还不早就闻声隐藏起来啦？咱们慢慢来，一段一段的搜，总是希望比他们大些！”

跺跺脚，卓飞不耐烦的道：“我是怕夜长梦多，万一吃姓燕的溜掉，我们就全惨了！”

贺大庸忙道：“稍安毋躁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个地方形势如此个崎岖法，姓燕的又不熟，天光恁黑，我们明眼人都没‘则’，他瞎了一双招子，又能摸出几多远？我敢说今晚若找不着他，明天一定圈他个稳的！”

卓飞咬着牙骂：“燕铁衣这一次可算狗运亨通，叫他押对‘宝’了，我们他娘的真叫‘赔了夫人又折兵’，搞得人财两去，如果擒住了他，看我不生啖他身上的肉！”

唏嘘一声，贺大庸也恨恨的道：“我的二徒弟叫他踢了两脚在胸口，人是没死，却也去了半条命，这厮果是歹毒，一提起来，我这满心的怨愤，便涨得眼都泛红！”

卓飞火辣的道：“你还只是伤了个徒弟，‘海氏三妖’却已死了人啦，海公伯也落了个半残，我们请来帮场的‘长山双雄’、‘淮南五义’、‘牛犊岗’白家兄弟，‘范家堡’范门四杰也落了个伤亡狼藉，一团凄惨，我还不知道事后怎么向他们

的友侪家人，或师门亲朋去说；此外，光我们自己手下已损失了近二十名！”

贺大庸呐呐的道：“真是劫数啊，娘的。”

卓飞哼了哼，道：“还幸亏石钰在这里，没放他走，这个狗娘养的‘鬼手郎中’正好派上用场，替我们救治伤者，清理善后，要不，尚不知犹再死上若干呢！”

醒了醒鼻子，贺大庸道：“对了，卓老大，你到底要不要把石钰的儿子还给他？”

冷笑一声，卓飞道：“不摆平这档子事，不将燕铁衣弄到手之前，他想也不用想，老子叫姓石的跟着走，正好可替我们负担医疗救治的工作，他儿子在我们掌握中，任他如何不愿意，也只好缩头凑合了！”

贺大庸道：“有道理，姓石的儿子在我们手中一天，他就得俯首从命的替我们出力一天，他对他那宝贝儿子可看得比自家的老命还重！”

狞笑一声，卓飞道：“要不，他能这么老实的听使唤？”

贺大庸冷板板的道：“如果他还看得清楚，就应该死心塌地替我们卖命才是，他也不想，若是姓燕的得出生天，第一个挨刀的就是他，我们还得排在他后头呢？”

卓飞嘿嘿笑道：“这个卖友背义的罪名，姓石的一辈子也抛不掉了，他想活命，想得回儿子，就必须让我们拴着鼻子走，否则，他是永也别想抬头啦！”

忽然，一个急切的声音从林子那一头传来：“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在这头还有处人家哩，孤零零的一幢木屋，就筑在树林深处……”

微“噫”了一声，卓飞恶狠狠的叱喝：“别嚷嚷，万一姓燕的在那里，被你这一叫也就惊走了！”

那边发声的伙计又奔近了几步，急促的道：“是不是要掩过去探探？当家的，我看那幢木屋相当可疑！”

卓飞像在抄扎衣衫，边气吼吼的道：“马上把散在林子四周的弟兄聚集起来包抄过去，叫他们隐着点别打草惊蛇，一有情况，就发射火箭，召集其他四组人马会合！”

接着，卓飞又放低了声音：“贺大哥，‘那玩意’带着了？”

贺大庸似是轻轻拍了拍什么东西。“这还能少得了？”

于是，衣衫擦过枝叶草丛的“悉索”声响起，卓飞与贺大庸显然也离开了附近。

树杈的横枝上，燕铁衣隐伏不动，他就像是这株树木的一部分似的，那么牢靠又那么坚实的附在那里。

他判断，不用多久卓飞他们就会再转回来，因为幽林深处的那幢木屋里，自然不能找到他，而卓飞一千人是不会浪费时间的，现在，时间对他们来说异常珍贵。

拳曲着攀附在横枝上的燕铁衣，这时又不禁在回思方才卓飞所说的一句话——他问贺大庸“那玩意”带来了没有？燕铁衣在揣测，卓飞口中的“那玩意”不知是指的何物而言？

他在静静的思量着，没有多一会，果然又听到了“窸窣”的衣袂擦动声，轻沉沉的脚步声以及隐约传来的咒骂及抱怨声。

这一次，卓飞他们经过树下并没有停顿，一行人像是气冲冲的在往外走，卓飞的声音扬得最高的在发着牢骚：“真是晦气。那幢木屋里居然只住着一个断了条腿的老废物，我们

却还如临大敌般团团包围了屋子屏着气往里闯，奶奶的传出去岂不是笑话？”

贺大庸的声音在安慰着卓飞，渐去渐远：“谁也不知道那屋里缩着个什么人嘛，我们在未弄清真相之前，当然要打算着姓燕的也窝在里头，小心点总没有什么不好……幸亏姓燕的没找上那个地方躲藏……空荡荡的一间破屋一眼就看到底。”

等他们去远了，在四周一片深沉沉的寂静中，燕铁衣仍然隐伏不动，直到他确定已不会再有人转回来，方才小心翼翼的溜下树干。

燕铁衣思虑了片刻，终于咬咬牙，用他的“太阿剑”探路，一步一步，蹭蹭挨挨的朝着先前那些人进探林中的方向走去。

他的目的，便是那幢子木屋。

人人都有一种错误的心理，他们往往认为已经找寻过的地方，就不会再有找寻的必要，如果这地方不适于某样特殊的作用的话，则便更没有注意的价值了，燕铁衣即是利用对方可能具有这种想法，偏偏摸向了那幢木屋。

那幢林子间的孤伶木屋，卓飞等人业已搜查过，而且也知道木屋里不是个适于隐藏形迹的所在。因此，如非他们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好找，或者突然脑筋转了弯，他们是极不可能再回头来重搜一遍的。

燕铁衣目前的处境非常危殆，更且无奈，他没有法子走出“虎林山”之外，更没有法子光天化日之下，一路摸索到“楚角岭”，何况，背后的追兵又锲而不舍的迫得这么紧？他再三斟酌，唯一能达成他离开此处的方法只有一种——找

一个可以陪伴他，并指引他的人！

这个人当然不容易找，而且便算找着，也不一定就能够靠了此人的指引而安然脱险，但，却总要比他自己这样毫无把握的摸索要有希望得多。

一个盲者，在陌生又险恶的地形里，四面危机四伏，虎狼遍布，那等的险况与窘态是不能想像的，要求生存，除了期冀奇迹的发生，便有赖于自己的信心，毅力，以及无比的勇气了。

而人的信心，毅力，勇气，加上强烈的求生之欲望，和奇迹的发生，也有着极大的关联，幸运大多只降临在不屈不挠，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身上。

燕铁衣相信这个，所以，他便鼓励着自己创造奇迹。

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会，他终于感触到了了一些什么——干燥的木质气息，一些油烟熏柴的余味，一种只有人住的地方，才会有的各式复杂的，并不好闻的味道，像是人身的汗臭衣垢的腥膻，残羹剩余的馊酸，被褥用具的腐霉味等等，另外，尚有一点静静的温暖。

他判断，业已来近那幢木屋了。

谨慎走近，燕铁衣摸索着找到了木屋的前门——手的触觉告诉他，那是一扇因陋就简，摇摇欲坠的几扇破木板钉就的“门”；文雅又温柔的，他敲了敲，待一会，又较为用力的敲了敲。

“谁——谁呀？”

是一个苍老的，沙哑又微带惊恐的声音轻颤着在问。

燕铁衣非常平静的道：“请开开门，外面是一个需要你帮助的善意的人。”

第四十五章

残樵子 舍命陪君

木屋里静寂了一下，然后，那苍老颤抖的声音，又带着更大的惶悚意味响了起来：“好汉，我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更找不着值钱的细软，穿不起光鲜的衣裳，连像样的饭食也摆不出一餐来，各位好汉方才业已搜查过了，我更没看见有什么生人来过，我也不敢窝藏什么人，各位好汉，可怜我只是一个半残废的老樵夫。”

脸颊贴在门板上，燕铁衣非常柔和的道：“老丈，你弄错了，我和刚才那拨子凶神恶煞可不是一伙的，我保证，我绝对没有半点恶意。”

苍老的声音抖了抖：“你，你和先前那些人不是一伙的？”

燕铁衣低沉的道：“不是，相反的，我还与他们对敌。”

屋里的人呛咳了几声，窒迫的问：“当真。”

燕铁衣道：“丝毫不假！”

听得到那人粗浊的呼吸声，噪眼里宛似拉括着一口痰：“皇天——他们所要追寻的人大约就是你了？”

吁了口气，燕铁衣道：“是我。”

于是，蹒跚的脚步声来到门后，那人似是迟疑了一会，方才鼓起勇气拿开顶门棍，畏畏缩缩的将门启开。

屋里的灯光昏暗如豆，摇摇晃晃的映照着这幢木屋的主人——约莫有五十好几的年纪，满头蓬乱花白的头发，脸色干黄，皱褶密布，显得异常苍老与憔悴，他原是个中等个子，但因为背脊微现佝偻，以至看上去比他原来的身材矮小得多了。

睁着一双黄浊中泛着恐惧之色的眼睛，这老人怔怔的注视着门前的燕铁衣，燕铁衣面对着他，茫然的视线平齐，血污斑斑的面庞上，挤出一抹苦涩的笑意：“多谢你来应门，老丈。”

那老者探出上半身，忐忑不安的四边看了看，急忙拖着燕铁衣进入屋中，他赶紧又顶上了门，瘸着一条右腿，一拐一拐的来到燕铁衣身边，有些发愣的瞪着燕铁衣木然的眼睛，他呐呐的道：“小哥，敢情你真眼睛瞎了？”

燕铁衣安详的笑笑，道：“是的，目前我看不见什么。”

老者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点，他搓着手道：“先时有一大群人扑了进来，气势汹汹的逼问我要找一个瞎眼的人，小哥，可是你？”

点点头，燕铁衣道：“是我！”

惊恐的打了个寒噤，老者道：“他们像恨极了你，口口声声吆喝着要——要将你活剥分尸呢。”

燕铁衣淡淡的道：“他们不容易达到目的，老丈。”

老者像是这时才想起了什么，他局促的咧着嘴道：“呃，小哥，我姓朱，因为自小就瘸了条腿，大家都叫我朱瘸子，你也别老丈老丈的称呼得我怪不自在，也叫我朱瘸子吧！”

燕铁衣道：“这岂非太失礼了？”